

# 崔顥

## 讓詩仙也動容的蕩子詩人



文/柏桦

据元人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记载，诗仙李白登黄鹤楼，本想赋诗一首，因见崔颢有一首《黄鹤楼》题在上面，只好罢手，并叹曰：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。”李白从此于心不甘，后作《鹦鹉洲》摹仿崔颢，又作《登金陵凤凰台》要与崔颢打一个擂台赛。

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  
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  
晴川历历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  
日暮乡关何处是，烟波江上使人愁。

——崔颢《黄鹤楼》

### 这首诗让诗仙也为难

正是因为这首被人们称为“不古不律，亦古亦律”的

诗，让诗仙李白都感到为难。所以在唐朝，乃至后来漫长的岁月里，崔颢的这首诗成为一首具有轰动效应的诗，它甚至成了诗歌史上的一个小神话。围绕这个小神话，简直是好评如潮。

严沧浪认为：“唐人七言律诗，当以崔颢《黄鹤楼》为第一。”刘克庄认为：“今观二诗（《黄鹤楼》与《登金陵凤凰台》），真敌手棋也。”下面把李白用来打擂的这首《登金陵凤凰台》也照录下来，供诸君评判：

凤凰台上凤凰游，凤去台空江自流。

吴宫衰草埋幽径，晋代衣冠成古丘。

三山半落青天外，二水中分白鹭洲。

总为浮云能蔽日，长安不见使人愁。

方虚谷认为：“太白此诗与崔颢《黄鹤楼》相似，格律



唐·戴嵩《斗牛图》

气势，未易甲乙。”明代怪才金圣叹说得更为刻薄：“然则先生当日，定宜割爱，竟让崔家独步。何必如后世细琐文人，必欲沾沾不舍，而甘于出此哉。”吴昌祺甚至说《黄鹤楼》是“千古绝唱，何独李唐。”

笔者以为以上说法，均是故意要制造《黄鹤楼》这个神话，为崔颢大戴高帽。还是上世纪30年代著名新小说家施蛰存说得中肯：“这首诗之所以好，只是流利自然，主题思想表现得明白，没有矫作的痕迹。在唐诗中，它不是深刻的作品，但容易为大众所欣赏，因而成为名作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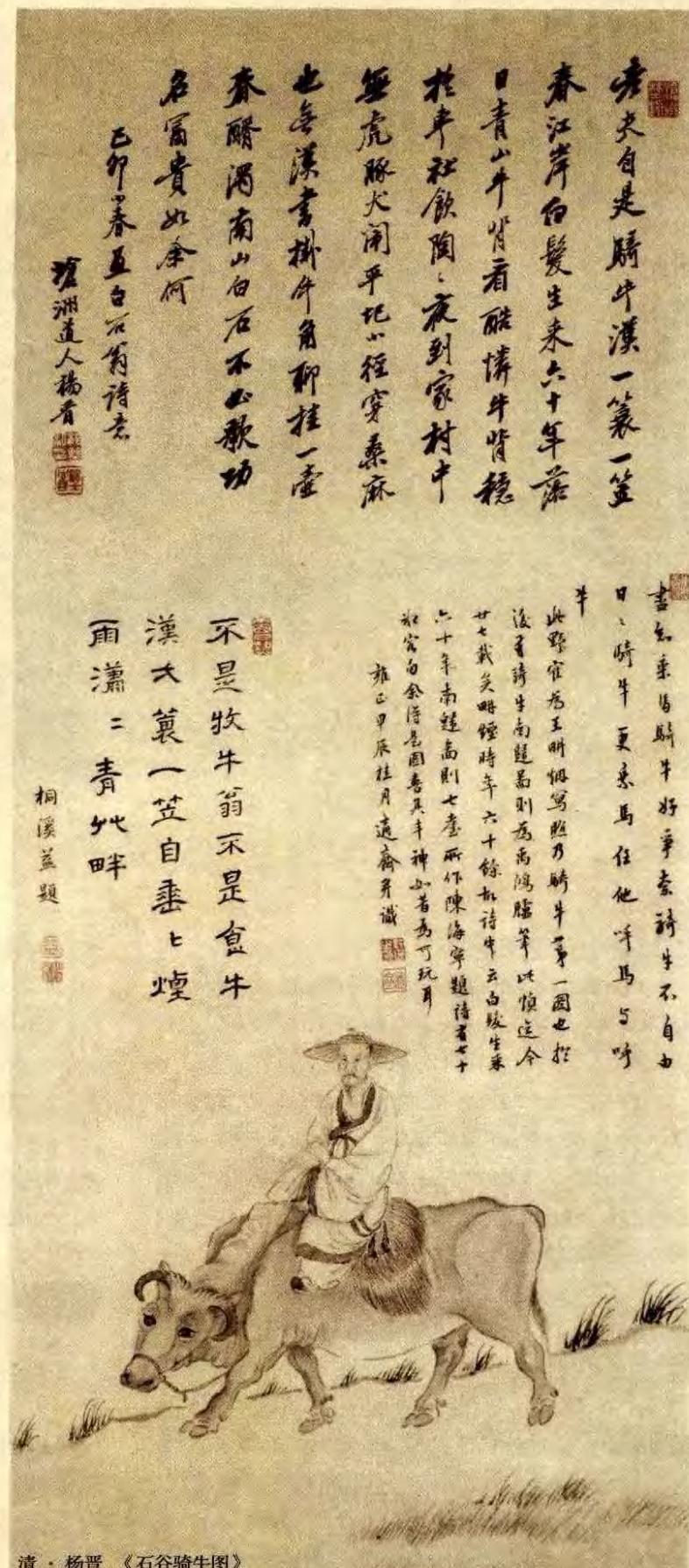
真是一语中的，“容易为大众所欣赏”。笔者以为此诗最多只属中流，如给一个评分，顶多只能得到70分。这样的千年神话在今人的目光下理应破灭。

顺便说一句，毛泽东1927年春所作的《菩萨蛮·黄鹤楼》苍凉慷慨、沉雄俊爽，其境界与气魄远胜崔颢的《黄鹤楼》。照录供赏：

茫茫九派流中国，  
沉沉一线穿南北。  
烟雨莽苍苍，  
龟蛇锁大江。

黄鹤知何去？  
剩有游人处。  
把酒醉滔滔，  
心潮逐浪高。

崇晓太华俯咸京，  
天外三峰削不成。  
武帝祠前云欲散，  
仙人掌上雨初晴。  
河山北枕秦关险，  
驿路西连汉畴平。  
借问路旁名利客，  
何如此地学长生？  
——崔颢《行经华阴》





清·王翚《平林散牧图》

### 在风景中获得永生

在去咸京（长安）途经华阴的路上，崔颢为华山美景所打动，总算写了首好诗。此诗汇风景名胜于一炉，写得大气雄浑又兼及人生哲理，笔者以为比《黄鹤楼》胜出了一大筹。

起首二句就尽写西岳华山的险峻壮观。一个“俯”字使华山平添了某种对京城的压迫式神力，同时也为最后一句发问埋下妙手得之的伏笔。“天外三峰”指华山的莲花、玉女、松桧三峰。为何“削不成”，这分明指这三峰绝非人间造化，而是鬼斧神工所铸成。

接下来依然写景，诗人向前远望，武帝祠（汉武帝观“仙人掌”这一华山中最为陡峭的山峰时，特立巨灵祠以示祭礼）这一古迹前已是云开雾散，名峰仙人掌也雨过初晴。

五、六句，诗人如围棋高手之布局，一气写下华山一带的地理格局，“北枕秦关”、“西连汉畴”。一枕一连，将地理经纬勾连得稳稳当当，同时也显出华山位置之重要。

最后二句，诗人突然加速，似“羚羊挂角”，又似“空穴来风”。其实前六句已铺排踏实，就等这最后二句劈头问

来！从华阴奔赴京城的人群日夜不断，这些人都是些追名逐利之人。这些人面对如此壮丽之华山美景，为何不停下来，就在此处超脱尘世、求仙问道呢？这些人群中当然也包括了崔颢本人，但他不明白说自己，只是“借问路旁名利客”，来曲折地吐露了内心的声音。

崔颢（包括所有中国文人）在人生艰辛的道路上，又想停下来了（其实常常都想停下来），他想流连并拥有一片风景，并甘愿在这片风景中获得永生。

### TIPS

崔颢（？—754）汴州（今河南开封）人。开元进士，官司勋员外郎。早期诗多写情，流于浮艳。后历边塞，诗风变得雄浑奔放。明人辑有《崔颢集》。

歌德却借浮士德之口，同样表达了西方文人也想停下来的念头。但浮士德是面对劳动，并在对劳动的赞美中永远地停下来的。由此可见中西文人的人生态度是大相径庭的。算是题外话，聊作一笔。

之一

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。  
停船暂借问，或恐是同乡。

之二

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。  
同是长干人，生小不相识。

——崔颢《长干曲二首》

### 花花公子的真性情

前面我们说，美人配荡子，那是因为荡子是活泼的、生动的，而不是僵硬死板的。这里我要说，如果这生动活泼过了头，荡子成了浪子，那又是不能为人所爱的。可是话又不能说绝了，因为浪子也未必没有真性情，我们不是常讲“浪子回头”的故事吗？那正是说这真性情最惹人、最引人。自然，这种情感若化成了诗篇，也就别有其韵致了。

照辛文房的《唐才子传》来看，崔颢的人品不好，爱赌博，又滥酒；专挑美女为妻，而且稍觉人家不好看就抛弃之，前前后后大概抛弃了三四个女人；而《唐诗纪事》里却将他一棒打死，干脆说他“有文无行”，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花花公子。

不管以上说法是否准确，即便准确，笔者以为也不必计较。看一个诗人应该针对他的诗，而不是他的品。

就崔颢这二首长干曲来看，我们看到了一个心灵单纯、朴素自然的崔颢。其实崔颢是否如此并不重要，他这两首诗写得如此，就足够了。诗在说话，在表达，在让我们读后感到诗人的态度，仅为这一点理由，我们就应谢谢诗人了。

这两首诗是写一对男女在江中行舟相遇的一个片刻。第一首是女子提问，第二首是男子作答。犹如乡间里的男女对唱，其中有言之不尽的平凡和令人向往的世俗生活。

这两首民歌体的小诗，在唐诗中不可多得，其清新健康、直抒感情的文字，可谓浩浩唐诗中一个美丽的亮点。■



清·任颐《老人授经图》

